

谭五昌 主编

命里的村庄

陆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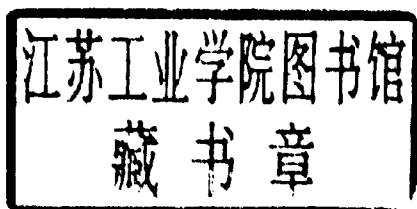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村庄我们
 曾在这儿
 坐过锅
 生在学
 心牛定
 祥吉而全安
 口户的

21 世纪新锐文丛

命 里 的 村 庄

陆 群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里的村庄/陆 群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1

(21 世纪新锐文丛)

ISBN 7 - 80145 - 683 - 1

I. 命 ... II. 陆 ...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266 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17788 - 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法大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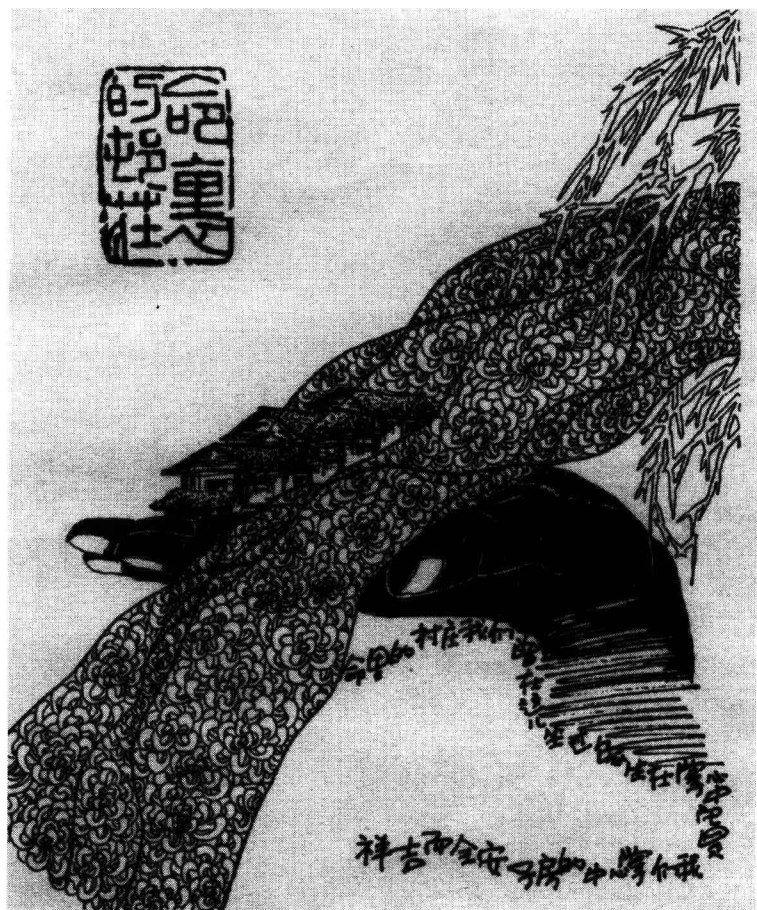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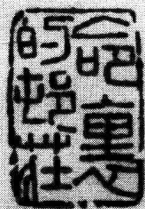


850 × 1168 1/32 印张:58 字数:120,0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套 ISBN 7 - 80145 - 683 - 1/I

全套定价:268.00 元



祥吉而金安可房如中勝尔我
命學的村庄我們
生也的在廣中
中安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 pulled back, wearing round glasses and a dark, sleeveless top with a pearl necklace. She is resting her chin on her hand.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surface.

陆群，土家族，199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著有诗集《二月花凋》及学术专著《民间思想的村落》、《湘西巫蛊》。现为湖南吉首大学政法系副教授。

总 序

谭五昌

“新锐”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文学风格上的“先锋”、“前卫”等含义,但在这套文学丛书里,“新锐”的含义却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偏移”,它不是对时下一种时髦的、流行的文学风格与表现手法的指认,而是对该套丛书作者的“文学能力”与“文学地位”的一种“命名”。在此,不妨将“新锐”与“新秀”一词等量而观。由于种种具体的原因,这群作者中的绝大多数人身上可观的创作才华与艺术潜能尚未获得文学界(诗歌界)的应有关注和足够重视。缘此,他(她)们有理由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浮出海面”,用自己的文本直接与圈内圈外的读者进行一种坦诚的文学(诗歌)的对话与交流。

天津青年女作家温冰然近两年才情迸发,创作势头“凶猛”,在相继创作出《缘份的天空》、《悲喜红尘》、《人世圣贤》、《塞外明珠》等颇受文学圈内人士认可和称道的小说集与长篇小说后,近日又完成了一部堪称她近期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精品力作《天津的金枝玉叶》。《天津的金枝玉叶》以清纯美丽的女主人公对高度理想化的“经典爱情”的苦苦追索为结构线索,“编织”进众多的人物形象与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丰富多彩而又特色独具,呈现出作者透彻的生命感悟与理性思辩能力。小说中的叙述流畅、简洁,跳跃自如,人物心理描写细腻、生动,大量品位高雅的诗词作品的“巧妙穿插”更给整部小说增添了充盈的诗意,显出

高贵的精神气质,从而与当下许多以“爱情”为名义而充塞诸多无聊低级的感官描写的“同类”小说远远区别开来,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爱情题材”长篇小说应有的“艺术尊严”。

似乎是一种巧合,艾跃的《秘密边缘》也属于一部典型的“爱情题材”长篇小说。不过它涉及的是“师生恋”这种颇为“敏感”的“爱情主题”。与作者的身份、年龄相对应,这部爱情题材长篇小说尚具有比较典型的“青春期写作”的风格特征。小说在意蕴的厚重及语言表达功力方面总体而观虽然存在一些欠缺,但作品的构思与组织均比较完整、自然,主要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心理描写细腻、传神,在细节的运用方面也有表现出色之处,尤其是小说主人公所洋溢出来的富有思想内涵的青春激情,给作品增添了一种独特的“亮色”,从而使之与时下流行的、含有商业作秀成份的“校园文学作品”形成明显的区别。在此应附带一提的是,20出头的艾跃在散文随笔的写作上表现出颇高的艺术天赋,被视为湖南文学界一匹年轻的“黑马”,他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当有更为成熟与可喜的表现。

肖飞擅长于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写作,是一位“综合型”的写作好手,早年系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文学才子”,现执教于广西民族学院,跻身于富有实力的广西青年作家群的行列。小说集《勇士也抒情》,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颇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力作十七篇。肖飞的小说,语言灵动,文采飞扬,取材宽泛,具有较深的生活和知识底蕴,富含着对真善美的热爱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凸显出思想的力量。

与小说这种“大众化”的文学形式相比,诗歌这种相对“小众化”的文学形式近些年来在大众的阅读视野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不过,一个让人感到有趣且发人深思的现象是,热爱诗歌且坚持诗歌写作的人们并未呈现想象中“人数锐减”的“必然结

局”，反而“沉淀”下来一批数量可观的“缪斯朝圣者”，而且不断有年轻的诗人和诗作者“加盟”进来，他（她）们以不惧寂寞的姿态和精神奉献出了众多坚实有力的诗歌文本，构成了一种颇具“荒谬”意味的“文化景观”。

从创作心态的层面来看，山西诗人张乐朋与内蒙古诗人敕勒川都具有比较典型的“中年心态”，他们都能以中年人的豁达、开朗、智慧看待生活和参悟生命，并将这些具有“中年”特征的品质融入他们的诗歌文本，成为他们诗歌文本的内在精神气质。不过，两个人的艺术风格呈现鲜明的个性色彩：张乐朋诗歌的题材范围比较广阔，而且朝“社会现实题材”倾斜，表现出对现实生存状况与诗人自我心灵双重的强烈关注。张乐朋的诗歌语言意象丰富而驳杂，意念、情绪的流动常呈跳跃、突兀的状态，可谓“泥沙俱下”，充满“暴力抒情”的意味，在阅读上给人以“冲击力”；相形之下，敕勒川的诗歌风格则显得宁静、纯粹且大气。敕勒川的诗歌取材明显向自然界倾斜，草原风物常成为敕勒川笔下的表现对象，或者作为一种“诗歌背景”，以此作载体折射出诗人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不像张乐朋诗歌语言的“泥沙俱下”，敕勒川的诗歌语言显得干净、简洁、雅致，但又内蕴着强烈的激情，显示出古典与浪漫相融合的艺术趣味，以抒情的纯粹和强度而凸现其诗歌的力量。张乐朋和敕勒川属于那种长期坚持写作而完全“湮没无闻”的“边缘诗人”，但他们在此各以自己的诗集《穷人心里的笛子》和《纸上的大风》向诗界展示了他们不容忽视的创作实力。

相对于张乐朋、敕勒川两位诗人的“中年心态”，程彬、邹湘益这两位极其年轻的诗人则在其诗歌写作中呈现出某种“青春期写作”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特征。程彬的诗歌理念和诗歌写作都显得颇为先锋，他极力彰显自己的艺术个性，这从他对于自己

诗集《另一个》的“命名”也能明显看出。不过,程彬在诗歌写作中对“先锋”品质的追求总体而观还是比较严肃的,这使得我们对于他少量的涉及青春期“身体经验”的作品有必要与那种浅薄无聊的“身体写体”区别开来。程彬在诗歌文本中所显示出来的敏锐感受力与出色想象力,都表明他是一位极富潜能的青年诗人。邹湘益是一位刚 20 出头的“晚生代”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清新、优美而空灵,“青春期写作”特征最为鲜明。邹湘益在诗集《绿色的旋律》中已初步显露了他的诗歌才华,如果他能不断超越自己,必会获得诗艺上的日趋精进,前途未可限量。

来自贵州的青红和来自湘西的陆群是这套文丛中的两位青年女诗人,可她俩除了性别相同之外,在诗歌艺术风貌上几乎毫无“共性”可言。大体说来,青红的诗歌写作属于有深度的“经验写作”,青红擅长对日常生活与生命经验进行“深度挖掘”,将之升华成动人的诗性经验,同时,青红在其诗歌文本中还显示了出色的叙事才能及优异的想象力。此外,青红的作品还常常笼罩着一种具有地域色彩的巫术般的神秘氛围,为其诗歌增添了某种特殊的魅力;相形之下,陆群的诗歌写作则属于“幻像写作”,陆群的作品充满奇思异想和“神性”意味,色彩繁丽,而情调伤感,见出明显的“海子诗歌”的痕迹,但她能将湘西的自然风物和人物故事融入其中,呈现自己独特的艺术匠心,也值得称许。

陈琦、朱山坡、伍迁、虫儿、谢夷珊等五人系广西重要民刊《漆》的核心成员,也是广西北流的代表性诗人。这五位青年诗人平时互相交流诗艺,进行互动性的诗歌写作,但仍呈现各自鲜明的艺术个性:陈琦和朱山坡基本上属于“口语写作”和“经验写作”的诗人,但陈琦整体上追求平实、含蓄而深沉的艺术效果,作品通常具有一种温婉的讽刺力量;而朱山坡对待诗歌语言则持后现代主义式的开放态度,作品洋溢着尖锐而真实的力量。伍

迁和虫儿都历经了从早期的“华丽抒情”到近期的“口语写作”的风格演变过程,总体而言,虫儿从日常生活场景中捕捉诗意的能力颇为出色,而且虫儿的作品常有一种深沉的人文关怀为其可贵“底色”;伍迁则追求日常生活场景的“客观化”呈现,以此使其文本获得开阔的阐释空间。谢夷珊的艺术趣味相对古典,但他的作品以其纯粹、开阔而大气的抒情而极富艺术感染效果。总之,在那本《漆:五人诗选》中,我们能发现这五位“民刊同仁”水准较高又如此齐整,这在广西诗界乃至国内诗界都不多见。

限于篇幅,我只能对上述文坛(诗坛)“新锐”们的作品集进行一种宏观性的印象式点评。尽管他(她)们的作品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欠缺或不足,但他(她)们在小说及诗歌写作领域所显示出来的文学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应该在更大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关注的。该文丛的策划者正是出于上述良好动机而着手联系组稿及出版事宜,并在这过程中付出了不少精力和心血。因此之故,本人欣然应邀担任该丛书主编,并在该丛书即将付梓前欣然为之作序。令人高兴的是,这套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处于二三十岁的“花样年华”,他(她)们的“文学前程”理当阳光普照。在此,我祝愿他们执着前行,早日捧出自己心目中的灿烂华章!

2003年1月6日凌晨写于北京大学

序/对话陆群

张建永

一天，你见我时，突然拿出一本打印稿，说要我写序，很让我诧异，也很为难。诧异者是娇小袅娜的陆群，竟能够一部又一部地拿出诗集来。特别是你学的是历史学专业，这个专业要求的思维方式正好与诗歌创作相反，要严谨、客观、实事求是。你怎能在这样的惯性思维方式中，安置诗歌那种天马行空、意象翻飞、意蕴含蓄、指意含混的诗思？为难者则是，序总是那些智者、圣者、老者所为。我久疏于诗，更拙于思，非智者；常甘于民，与之和光同尘，非圣者；老者，更是不敢。校内门球场上、风雨湖畔鹤发童颜者甚众，他们常言六十岁的身体，三十岁的年龄，我哪敢言半个“老”字。我喜欢聊天，聊天即对话，平等相处，各抒己见，意气相投则喜气洋洋，观点相左则互为启发，因此我选择对话的方式，你意以为如何？

老实说，我到了守旧和喜旧的年份了。年轻时，特别喜欢李白什么“拔剑击柱常叹息”，什么“直挂云帆济沧海”……现在则常吟诵“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年生死两茫茫”之类的陈词滥调。我喜欢诗，也写诗，主要是写新诗。怎么到头来，弃了新诗喜旧诗？陆群，你说这是心理衰朽的表征，抑或是新诗没了诗意？

当然，我喜欢旧诗但不排斥新诗。好的新诗我是要看的。我认为，无论新诗和旧体诗，关键是能不能保持诗歌的本质特征。什么是诗歌的本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的读诗写诗经验是，诗要有意境，意象，要言有尽而意无穷。所有的激情、思

想都要统摄在意象意境之中。如是这般则是“诗”，否则就是“话”。依了这样的尺度，便到这样的框架之中去看诗读诗。也许这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心态。因为这样的心态，我便不能认同许多新尺度派生出来的诗——话。如是这般，可以说新诗遗弃了我，或可以说我遗弃了新诗。我只能坚守心中所确认的阵地，哪怕孤守这个阵地。

陆群，看你的诗，虽是新诗的形式，但坚守了诗歌的本质。你将诗解构成“话”，但这是诗的“话”。这样的“话”，弃了形式，固了本质。首先，你的整部诗集就是一个意象群，在你所有的“话”中，构筑了一个匆匆行走，执着追寻人生意义而又迷惘的意象。我喜欢这个意象。“命里的村庄”、“奔跑的欲望”、“山坡上羊群散开”、“虚幻无边无际”、“就是这个刘阳”五个章节构成了一个在迷惘中追寻，在追寻中迷惘的人生状态。我觉得这是两个本质交错叠加在一起的意象。在迷惘中追寻，在追寻中迷惘是人类的本真状态。人为解除迷惘而追寻，这一追寻就是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从嬉戏于树上的类人猿到古人新人现代人，人类一步步窥探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的，形成科学，未了解的构成宗教。但是这个世界并未因为人类的了解，就不再给人迷惘，相反，更多的迷惘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然而，迷惘是阻力也是动力。人类生生不息、永恒奔进就是这个交错状态的动力斡旋所使然。因此，求索是一个伟大坚韧的人类意象。它可以是屈原式的，也可以是歌德式的，自然，还可以是陆群式的。

有什么不可以。你是人类的一分子，是个女性，是个瘦弱的女性，是个感觉细腻，神经敏感的女性，当然可以有你自己的方式。就像一滴水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全部来一样，读你，同样可以读出人类的求索和生存状态的意象。“花蕊的女儿/朝宿命的方

向飞奔/谁也不能阻挡/神也不能”；“命里的村庄/她的气息如此天然/我立志要走过所有的村庄”；“宿命的生存者/在天堂的门槛上张望”。能够集中表达这层意思的要数《虚幻无边无际》这一章。你是不是想在这里表达人类对感觉到却又无法把握的事物的一种心态？你看，你用了大量这样的句子：“它只是一个空间/空荡荡的”，“我极不确定地活着/这种不确定让我伤透脑筋”，于是你想让意义复活起来：“让意义恢复起来/我多么渴望意义的建立/渴望居住在永恒的意义的天堂/可是/意义呢”。迷惘对哲学、逻辑学和其他科学来说是致命的硬伤，它毁灭了人类清晰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但是，对艺术特别是对诗歌而言，迷惘所导致的含混恰恰触及到了诗的本质：朦胧和含混。科学与世界的关系是“物理关系”，是思维对对象的科学的本质的描述和揭示。诗歌与对象的关系却不然，它们之间是一种“诗性关联”，即人与客观对象建构起的一种虚拟的主观的精神世界。在含混模糊的关系中，拓展语言的可无限阐释性。你追求它也实现了它。

你诗歌中创造的意象，就是你，你似乎有一种凄美感。陆群，不知你是否赞同这种看法，不赞同也没关系，这是我的感觉。在《姐姐》、《逝水》、《雪》、《麦垛》中，这样的凄美意象极为沉郁凝重。《雪》是一首好诗，有必要再吟诵一次：

等待你的日子
像等待花开
我在青青草地上
候立成柳 雪

花开花落
自有它原定的法则

你不要想太多
在红尘浊浪中保持清白
那一年你走得很伤心
我不会忘记的
我折柳相送 雪

你的爱情很沉重
在独立寒世中
散落为秋
你逆风挣扎的样子
我知道 知道 雪

爱情的火焰在诗经里燃烧
而你的季节却总是大雪纷飞
你不要想太多
人总会要死的
总会有人在雪天里
晶莹等你如梦 雪

“候立成柳 雪”、“我折柳相送 雪”、“在独立寒世中，散落为秋”、“你的季节总是大雪纷飞”、“晶莹等你如梦 雪”。除了“柳”能够透出一丝春的景象外，真个是意象晶莹剔透，寒意浓郁。不仅如此，它所包含的意象具有可无限阐释性。“雪”可指人，也可指事；可以是现实，也可以指未来。可以指对爱情的倾诉，也可表达对事业，对人生的感悟。它能够较多地装填进人类的不同质的感觉和认识。像这样的意象，在你的诗歌中还有很多。

凄美的想象，作为一种审美状态，最能致远最能煽情。就像

味道一样,甜的东西,总在感觉的表层,而微苦的东西就比较醇,能够深入人心,撼动灵魂:“外婆的村庄停靠在童年/与一段流水、歌谣、赤脚的记忆关联”;“谁把孤零零的爱情/挂在天堂”。凄美展示了人类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遭受巨大阻力时的一种心态,这是一种未能获得的心理,在动作的中间状态被命运截断。它引起的怀想和感动特别强烈。就好像把心掏出来,放在碱水中搓揉。你看,苏轼在怀念妻子的词中,写了“明月夜,短松岗”,那种凄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美学符号。你用自己的话语,丰富了这种形式。

你的诗,好像还有一种屈原类的楚韵楚音,那种人神鬼交互感应的思维方式破了阴阳两界,把虚幻的现实,过去和未来,人和神鬼糅合在一起,让你的感觉自由地穿越在现实和虚幻之中。这简直就是梦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实现了人的本质的解放,达到无拘无束,无遮无拦。《鬼》、《篮子》、《与魔鬼同居的日子》等就表达了这种精神。在这类诗歌里,读者一直被你领入到阴森、虚幻的时空中:“我张望四周/墙壁、桌子、文字、书竟极陌生/难道我不曾与它们朝夕相处/难道我不是真实的吗/是什么让我如此虚弱/究竟是哪出了毛病”;“一个鬼破窗而入/它注视我已久”;“一股巨大的热能向四周炸开/阳光纷纷逃离/而鬼的笑果真是白色的吗?”。整个诗歌成了你命里的村庄。“命里的村庄”这个概念特别虚幻,朦朦胧胧,感觉你好像不是与现代人在对话,而是与一些冥冥之中的人物在对话。你的“天问方式”与屈原不同,你没有追寻宇宙的大问题,但你始终把人生的大问题作为提问的主题。你在意义的确证中苦恼,因为你找不到意义,但是你始终在追问意义身处何处。真个是“杨柳岸/晓风残月”,意义总是真人不露相。

你的诗歌的整体意象是美的,单个的意象也是美的。但是,

你的先锋性语言却割伤了很多美的创造。当然,这只是我这样“守旧”的人的陈旧的艺术观。有些东西可能正是你执着追求的,你是有意以一种非诗歌的语言——口语,来解构诗歌,进行语言的非诗歌化改造。当然,我清楚,这些都不在可评价的平台上,因为,爱好是各有天地的,决不能强求。好在,在这样的语言平台上,你竟能够创造出那样意象意境浓郁的诗歌,不能不说你的骨子和思维方式是诗歌的。其实,你就是一首诗,你看,你把你与朋友的关系、姊妹的关系、母子的关系,与神与鬼与风与树与太阳与梦境与草原与东方西方,你将这一切都转化成可以倾诉可以表白可以感叹可以依恋可以……的诗性关联。你使许多物质和事件从冰冷的客观转化成意境的元素:“我所记忆丢失在大草原/最初的泥土、花朵和芳香/人类必不可少的空气和水分/丢失在大草原/大草原在胸口疼痛/大草原落满苍凉的额头/像一个秋天”。

你对意境的创造,不仅是整体的,也是单元素的。你在词和字所组成的语言结构中,贯注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通过字词原有意义界定的突破,实现了新的陌生化效果。“一种至深的信念(在祖先的岁月中生成)/正沿着我们的锄头/来到菜园/在你沾满泥巴的手上/扎下根来”。“信念”沿着锄头,这是将劳动精神化,崇高化。“纷呈的草叶上/随处可做温暖的房子”。

应该老实承认我没有完全读懂你的诗。但这可能也正应验了“诗无达诂”的真谛。当然这是从好的方面来为自己作解释。也可能是因为鉴赏水平落后的缘故,也可能新诗就是需要这种感觉——模糊的、朦胧的、无法言说的,在可以触摸但无法触摸之间。

陆群,有时候我在想,当虚伪充斥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欺骗满街当行的时候,一种至纯的意境是人类多么难得的境界。就

像你在前言中说过的那样：“诗歌代表的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层次，反映着人类精神生活的质量。它是精神之光和智慧之光。它不是技术的，不是知识的……诗歌与生命贴近，永远显现生命最初的颜色、味道、气质和光”。我十分赞同你的这个观念。我在《艺术思维哲学》一书中说道：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最高确证不在政治学和伦理学意义的天平之上，而在诗意化的审美价值系统构成的生命哲学之中。政治学和伦理学的意义是人类的过程性产物，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生命的完善，这是诗意化的审美的生命哲学使命。在后记中，我强调：肉体的物质需要和精神的价值确证一方面有极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他们有时是一种递进关系，即要把人类物质追求往上推进到精神层面去虏获自由，也就是说，人类通过物质层面的活动，实现精神层面的需要。这种实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满足，而是生命冲动和精神自由达到神美的诗意化的“放纵”。陆群，你用你的精神力量，穿越了客观物质世界的界限，穿越了字词的规定性，自如的实现你的诗化世界的目的。因而，你也是诗性的。

我久违了诗，久违了这种诗性境界，也因而失落了一些美好的感觉，今后可能还要在枯燥的无风景的路上负重前行。但愿能在深夜静谧的空间里，有时间读诗。

2002年12月12日

于吉首大学洗石斋

张建永：湖南吉首大学文艺学教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